

舊跡吟思 ? 蔡素芬

瀛苑副刊

為了到在淡江舉行的文藝營上課，暑熱時回校，睽離多年後，再次回校，難免比較今昔的異同，從一個完全陌生的停車場望向黃帝殿，昔日的梯田化成櫛比的高樓，過多繁複的現代景觀雖毀傷了昔日清麗的面容，但近識的一位剛從淡江畢業的校友，人在台北市區上班，仍日日回淡水租賃之所，與淡江校園為鄰，凡浸染過山崗上風月的，大概都難以自外於風月，最青春美好的幾年在這裡度過，堪可在生命裡成為一段重要而漫瀾的記憶。

我刻意去尋昔時住過的公寓，和那些大樓相比，這一群最原始的四五樓住宅，因附近的空曠被大樓取代，顯得相當老舊密集，使我不太能相信，昔時在這些建築之間穿梭著與同學往來，風和靖好的樣子，一下成了醬缸醬碟，有些腐朽的氣味。歲月的流逝，帶著腐蝕力拂掃而過，而這腐蝕力其實是相對於現實的呈現，去映證記憶力的擴散作用，把舊時的建築放大了，風雨也美化了，但基於人性裡念舊的情感，舊的，再不濟，總還有好的一面，尤其要去記得那美好的部分。

公寓的三樓，對著操場，樓下賣水果，剛住進來時我和室友常倚在陽台看淡水河對岸，看操場，看樓下走過的學子，尤其上下課的鐘聲之間，有的已下課，有的趕著去上課，青年的腳步迅疾在樓下來去，風也年輕，樹也翠綠。見到相識的，室友常大聲喊人，惹得大家全抬頭往上望，室友扶著細邊的金屬眼鏡，呵呵笑個不停，那種笑聲帶著渲染力，漫淹到我大一的生活，跟著她興高采烈認得了幾個重要的淡水景觀和校園環境。

常常是夜晚還在校園流連，夏夜的校園有沉靜之美，冬夜則是淒冷中有些蕭颯，第一年還不知冬寒的威力，夜裡走宮燈道，腳底一股涼意襲透全身，那時似乎天天等著冬日趕快結束，沒有課的時候縮在被窩裡讀書，或到桌前燈下做功課，到一個冬天過去，人和杜鵑花一樣甦醒，卻是一整個季節斜風細雨，常常半濕著衣服或踩了滿腳的濕漉漉進圖書館，即便如此，仍喜歡下雨，從雨裡回到公寓，打開桌前的窗子看雨，讓濕潤的空氣飄進來，不管是清新的，或連下數日後透散的霉味，總帶來異鄉安適之感，也成為對淡水小鎮的風雨情懷。

公寓住了一年，搬到麗澤廳，連接松濤館，在走廊間接受淡水的風雨陰晴，冬寒露濃的清晨，大家還在眠裡，認真的學姐五點多起了床，抱著臉盆穿過晨露覆蓋的玻璃窗去盥洗，之後展開一天的閱讀，一年讀上百本書，我則從未曾見過窗玻璃上濛濛的晨霧，從來也沒有那麼早起來閱讀，從來也沒有立志在眾人皆睡時，獨醒著做點什麼豐富知識之事，唯晚上十一點熄了大燈，我桌上的燈恆是亮著，多少個日子從耳機聽收音機，聽到半夜十二點唱國歌，還有興致拿毛筆寫信，墨色擴染在宣紙上，白紙黑字，加上一個紅鈐印，室友見了也索求，那樣的閒情，離開宿舍倒沒有了，書信墨寶成了斷代史，住宿時日的紀念。

四人住一寢室，每個人坐息時間不一致，若四人同在，加上有客來訪，寢室就顯得熱鬧非凡，最用功的孟孟通常溜去圖書館，我喜歡和嘈雜的聲音並容，四周聲浪越高，我讀書寫作越專心，有時樓下辦舞會，室友怕吵，當天全逃離宿舍，唯我留下來，邊讀書邊聽喧嚷的舞曲，在喧鬧中享受孤獨的樂趣，幾乎是在這種團體住宿生活裡養成的。

冬寒時，若有男客來訪，坐在麗澤廳一樓會客室聊天，雅致的桌椅擺設，帶來不少暖意，而且來來往往的同學，彼此招呼，可以很容易找藉口結束一場聊天；或者去松濤館一樓打羽球以驅寒，若有舞蹈社員在那裡排舞，還可以參觀一場舞蹈。

校園生活幾乎只在教室、宿舍、圖書館、社團間打轉，即便是這四個範圍，也足以過得很精采，譬如在圖書館裡，視覺所見的不只是書，也有閱讀者的眾生相，和細細索索的談話聲、影印聲、腳步聲，我在這些聲音裡為五虎崗文學獎趕稿、查資料做筆記、勤下工夫紮實的讀了些英文，無聊的去翻閱哪些書被什麼樣的人借過了。至於社團，則是各路消息的集中站和交友中心，藉由不同系所的社友把交友範圍擴散出去，也成為大學生活裡表現個人興趣專長最精采的一部分，如果沒有社團活動，恐怕大學就要枯燥乏味多了，社團包辦許多校園裡的活動，從書本中抬頭，是那些活動豐富了整個大學生活。我們常把社團裡得到的消息帶回宿舍交換，對學校的了解，其實是透過類如這般日日相處的口語傳播而深入其髓。

經過松濤館麗澤廳便要想起住宿種種，及已然各處一方的室友，昔日的豐盛，是人生往前的基礎，大家都各自往大學時已呈現的興趣發展了自己的人生，偶或相遇，仍不脫評論現實處境，而青春時建立起來的感情，總還像年少無猜，直言無諱，可以痛快。

校園像社會一樣，總有一些嬗變的過程和面貌，尋找舊時對照今日，雖有些感喟，然今日學子終有其幸福的部分是過去學子缺乏的。新與舊的對照，不就是歷史傳承裡最耐人尋味之處？